

中国传媒报告

CHINA MEDIA REPORT

直击中国传媒 紧追世界潮流

2012第2期 总第42期

中国出版 全球发行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682-3362

ISSN 1682-3362



04

9 771682 336008



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

<http://www.chnmedia.com>

卷首语

迈向公共传播学

在2004年美国社会学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上,著名劳工社会学家麦克·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发表学会主席演讲,力倡公共社会学(For Public Sociology)。布洛维认为,社会学学科内部存在四种相互依存或冲突的社会学知识系统,分别是专业社会学、政策社会学、批判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在美国社会学界,专业社会学与政策社会学互利共生,占据支配地位,而批判社会学与公共社会学则屈居其下。他在此基础上倡导推进公共社会学,重建社会学与“公众”的联系及“对话”,由此捍卫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使其免于市场专制与国家苛政的侵蚀。

布氏对于公共社会学的讨论,对中国传播学不无启发。如果以其四种社会学类型反观中国传播学界的知识境况,我们或许会发现,中国的专业传播学依然相当脆弱,其具体表现若从范式(paradigm)或研究纲领(research programs)的角度视之,则既不存在深厚的知识积累,也不存在对于核心问题域、概念框架、分析方法及研究范例的深度共识。而另一方面,政策传播学则随着科研经费的猛涨而迅速发展,其“主顾”不仅包括实务界,还包括国家;其意不仅在针对实践问题提出应对之策,亦在于合理化某些现行政策或策略。

因此,中国传播学界所面临的挑战,不仅仅包括夯实专业传播学的根基,建立知识有效性,也包括跳脱政策传播学中“顾问”与“主顾”二元关系的藩篱,使传播学自身的发展与更为广泛的社会变革过程同气相求,与各类“公众”建立有机联系,推动社会进步。正如布洛维所强调的,专业社会学并非公共社会学的天然敌人,而是为后者提供正当性与专门技能。惟有借助专业传播学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我们才能与特定公众展开对话,针对重要的公共议题发声,“坐而言,起而行”。

与布洛维运用公共社会学“保卫社会”的主张相呼应,公共传播学的意旨应体现在“捍卫传播公共性”。在《媒介表现:大众传播与公共利益》一书中,丹尼尔·麦奎尔将公共传播应当服务的价值概括为传播自由(media freedom)与多样化(diversity)。2011年由菲利普·纳波利(Philip Napoli)等编辑出版的《传播研究在行动》(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action)一书,其副标题即强调通过学者与社会行动者的合作推进“民主的公共领域”。因此,中国语境下的公共传播学力图捍卫的传播公共性,至少涉及如何确保新闻媒体在社会当中承担“公共领域”之角色,以及如何确保社会成员能够近用这一公共论坛。在前一种情况下,与传播学界展开对话的“公众”是新闻人;后一种情况下,公众则主要指向渴望通过媒体发声的社会团体或少数人群。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对传播公共性的推进,构成中国建构市民社会、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尽管传播学研究的制度化、学科化与“专业化”是一种全球趋势,我们仍然能够找到建设公共传播学时可资参考的范例。设在美国波士顿学院的“运动/媒体研究与行动项目”(The Movement/Media Research and Action Project),致力于联合社会学家与社区组织者的力量,“在地方、全国与全球范围内助力进步的社会运动,推动社会正义与包容性的、参与式的民主。”该项目由著名社会学家威廉·甘姆森(William Gamson)、夏洛特·瑞安(Charlotte Ryan)及凯文·卡雷基(Kevin Carragee)共同领导。甘姆森在社会运动与媒介框架领域卓有建树,瑞安于1991年出版的《黄金时段的行动主义》(Prime time activism)探讨了可供草根组织运用的媒介策略,而卡雷基也曾出版《传播行动主义》(Communication activism)。该行动项目运用这些专业知识,聚焦媒体与社会运动,协助被媒体漠视或扭曲的社群“发现并挑战通向民主交流的障碍、发展积极主动的传播策略与讯息、建立持续的传播能力”。

公共传播学的范畴,当然不限于帮助少数社会群体近用媒体、公平而多元地呈现社会议题,还包括推动狭义媒介机构、广义传播体制本身的民主化。在这方面,台湾传播研究着积极参与其间的媒体改造运动与近年如火如荼的公民新闻运动,值得我们借鉴。概而言之,中国传播学术的进步,一方面系于提升专业传播学的水准,拓展学术自主性空间;另一方面则需要传播学界戮力捍卫传播公共性,推进社会变革的步伐。

(李红涛 吴飞/文)



中国传媒报告

CHINA MEDIA REPORT

本刊实行匿名评审制

China Media Report
ISSN 1682-3362
Zhongguo Chuanmei Baogao
No.2,2012

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

出品人:吴家平(Wu Jia-ping)

主 编:邵培仁(Shao Pei-ren)

合作主编:J.Z.爱门森

(Edmondson, Jingjing Z.)

副主编:李 岩(常务)(Li Yan)

李 杰(Li Jie)

编辑: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

出版: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

主办: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浙江大学跨文化研究院

社址:香港湾仔卢押道20号其康大厦808室

投稿:chnmedia@vip.sina.com

编辑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E-mail:zjcbxh@vip.sina.com

电话(传真):0571-88273032

联系人:徐霏菲(Xu Fei-fei)

北京办事处:北京华新文树传媒

顾问中心 电话:010-88561428

E-mail:hzfank@sohu.com

联系人:王晓婷(Wang Xiao-ting)

上海办事处:复旦大学内

E-mail:sqliao@263.net

电话:021-65643743

联系人:廖圣清(Liao Sheng-qing)

纽约办事处:525 Rockaway

PKWY;Brooklyn,NY 11212,U.S.A

E-mail:jjedmondson@gmail.com

编辑部主任:叶琼丰(Ye Qiong-feng)

执行编辑:吴 贇(Wu Yun)

周 岩(Zhou Yan)

英文编译:徐迎春(Xu Ying-chun)

廖卫民(Liao Wei-min)

法律顾问:尹士金(Yin Shi-jin)

冯 哲(Feng Zhe)

《中国传媒报告》2012 年第 2 期

目 录

卷首语 (1)

特稿

批判理论与传播学学科话语的嬗变
..... 李耘耕 胡翼青(4)

新闻与传播理论研究

“双 C”路径强化海外华文媒体传播力的理论探索
..... 卢和萍(13)

博物馆参观与自我认同的实践
..... 于 森(23)

从麦克卢汉到莱文森:新媒体 iPad 的媒介进化分析
——兼论技术决定论的逆转与人性化媒介
..... 郑和顺 杨尚鸿(33)

上海城市形象塑造:世博会报道比较
..... 海 阔 公衍松(42)

从舆论监督向全民监督的转型
——基于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路径实现
..... 张玉洪(51)

传播与媒介交叉理论

媒介治理理论:作为善治的传播研究
..... 郑 恩 杨菁雅(60)

中国式的现代性
——《南方周末》新年献词话语研究 史冬冬(70)

文化·社会·传媒

中国人在传教士中文报刊中的作用
..... 赵晓兰(78)

《孙子兵法》中的战时传播思想 任中峰(85)

《战国策》“士”的人际传播:交往、话语、说服
..... 李 芸(95)

论网络对我国公众集体政治心理的影响与改变
..... 龚 炜(104)

我国内地电视台自制剧的盈利模式研究
..... 刘社瑞 龙翊雯(109)

农村互联网利用及农民网络话语情况分析
——以烟台市周边地区为例
..... 张成良(117)

书评

超越文化,不要害怕——评姜飞新著《传播与文化》
..... 李臻怡(125)

China Media Report

Serial No. 42, No. 2, Apr 2012

Contents

Preface (1)

Feature Article

Critical Theory and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 Li Yungeng HuYiqing(4)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ory Research

A Theoretical Reasoning of the "Double - C" Approach to Strengthen the Dissemination Power of Chinese Media Overseas
..... Lu Heping(13)

Museum Practi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lf Identification
..... Yu Miao(23)

From McLuhan to Levinson: Analysis of New Media "iP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volution
..... Zheng Heshun Yang Shanghong(33)

Shanghai's Image Shap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Media Coverage of Shanghai World Exposition
..... Hai Kuo Gong Yansong(42)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Supervision of Public Opinion to Public Supervision: Based on the Approach Realiz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Media
..... Zhang Yuhong(51)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on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Media Governance: the Communication as A Good Governance
..... Zhen En Yang Jingya(60)

The Modernity of China's Style: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New Year's Speech of China's newspaper "Southern Weekly"
..... Shi Dongdong(70)

Culture, Society&Media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People on Missionaries'Chinese Newspapers
..... Zhao Xiaolan(78)

The Wartime Communication Thought in the Book of "The Art of War"
..... Ren Zhongfeng(85)

The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of the Stratum of "Shi" in Chinese Ancient Book of ZhanGuoCe:Its Intercourse, Discourse and Persuasion
..... Li Yun(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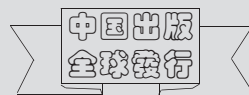
The Changes and Influences on Chinese Public's Collective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through the Internet Gong Wei(104)

A Study on the Profit Models for the Home - made Television Drama in Mainland China Liu Sherui Long Yiwen(109)

Analysis on Internet Use in Rural Areas and the Farmers'Right of Speech on Internet: Taking the Suburb of Yantai City as an Example
..... Zhang Chengliang(117)

Book Review

Cross - culture Matters: A Book Review of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e" by Jiang Fei Li Zhenyi(125)



中国传媒报告杂志社

<http://www.chnmedia.com>

编辑顾问委员会

陈国明 罗得岛大学教授

潘忠党 威斯康星大学教授

赵月枝 西蒙弗雷泽大学教授

尹韵公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张锦华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张国良 上海交大教授

喻国明 人民大学教授

程曼丽 北京大学教授

李希光 清华大学教授

罗以澄 武汉大学教授

童 兵 复旦大学教授

戴元光 上海大学教授

孙旭培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

胡正荣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李少南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

祝建华 香港城市大学教授

杜骏飞 南京大学教授

尹德刚 澳门大学教授

冯建三 台湾政治大学教授

丁柏栓 南京大学教授

赵晶晶 浙江大学教授

郝晓鸣 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吴 飞 浙江大学教授

CHINA MEDIA
REPORT
ISSN 1682-3362
No.2, 2012

特稿

批判理论与传播学学科话语的嬗变

李耘耕 胡翼青

(南京大学哲学系, 南京 210092;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南京 210092)

〔摘要〕在经典传播学的学科视野中,批判理论范式和经验主义范式的二元对立一直是贯穿整个传播学发展的主导话语。但回顾传播学的发展历史,批判理论却并不是始终站在经验主义的对立面发言的,而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是伴随着经验主义范式的理论危机进入传播学的视野,被传播学加以阐释和书写的。这得益于两重合力的选择,第一重力量来自于传播学科的专业意识形态,新生的传播学需要批判理论的视角帮助其生产理论,从而为传播学的科学性做出证明,而另一重力量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理论特质存在可为美国社会科学中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与传播学初创时期便已确立的行政研究的倾向所用的部分,而经过这两重合力选择后的批判理论才形成我们今天在传播学学科话语中所言说和书写的批判理论范式。

〔关键词〕批判理论;二元对立;理论危机;科学性;意识形态

Critical Theory and Discursive Transformation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Li Yungeng Hu Yiqing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2, Chin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2, China)

Abstract: The binary framework that contains the opposition between critical paradigm and empirical paradigm has been the dominant discourse in communication studies. However, looking back to the origin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we can find out that critical theory was not in the opposition from the beginning. On the contrary, it was not absorbed into the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until the theoretical crisis of the empiricism paradigm that failed to establish a core theory to support the legitimacy of the discipline. This consequence was shaped by two forces: one is from the disciplinary ideology for the new-born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 needed critical theory to help construct its theories, which could justify its legitimacy of communication as a scientific discipline. The second force comes from American pragmatism ideology. Parts of critical theory were essentially corresponded with the pragmatism ideology and early administrative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Critical theory, shaped by these two forces, eventually becomes the critical paradigm that we are discussing today.

Key words: Critical Theory; Binary Opposition Framework; Theory Crisis; Legitimacy; Ideology

一、引言：研究问题的提出

发轫于美国二三十年代的大众传播研究经历了近百年的历史,时至今日,传播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业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理论景观,早期的大众传播研究理论范式单一,成果有限,然而我们今天再来讨论传播学,尽管经验主义的范式依然强势主导,但却不再是一家独大的局面。各种现代后现代的传播理论层出不穷,研究成果蔚为大观。不少学者乐观地认为,这些成就足以使传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屹立于社会科学之林,传播学正逐渐摆脱社会科学学科群中的边缘地位,成为一门显学。

在经典的传播学视野中,两大范式即经验主义范式与批判理论范式的对立始终是贯穿传播学学科化过程中主导话语。在与经验主义的交锋中,批判理论虽然始终未能占得上风,但近年来,批判理论作为一个多元的理论平台,却无可争议地为传播研究源源不断地注入了大量的理论活力。纵观整个传播学的发展历程,两大范式在传播研究的路径上似乎始终泾渭分明,“60年代至80年代,批判学派和经验学派之间的大辩论曾经是传播学研究瞩目的焦点。经过这场大辩论,双方在方法论上虽然有所接近,但在社会观和传播观上依然存在着根本的对立和分歧。”(郭庆光,1999:270)

在哲学意义上,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从笛卡尔和洛克的分歧开始便持续存在,并且这两者也的确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路径上开辟着自己的理论道路。尽管康德试图在理性的独断论与经验论之间找到契合点,但沿着康德道路前行的哲学家们却大都最终走入了唯理论的窠臼,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经验的作用,但驳杂,多变的经验走向确定知识的可能依然是由理性的先天形式所决定。康德和黑格尔之后理性主义陷入了多元分裂的境地,而法兰克福学派正是这一分

化中崛起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流派。在另一条道路上,洛克之后经验主义与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的结合也的确可以看作是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传播研究经验主义范式的思想源泉。然而藉此就把哲学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分歧看做传播学两大范式的源头未免牵强。

一方面,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并不是没有融合的可能,“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洛克和笛卡尔的论证都错过了对方,洛克坚持认为,与经验无涉的天赋概念不足以解释形形色色的人类知识,而笛卡尔则论证到,没有天赋要素的经验也不足以解释我们所知道的东西。二者的观点都正确,这未尝不可能。”(肯尼,2007:123)即使单就传播学看来,经验主义的研究和批判理论也远没有你死我活的冲突。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兴起的早期阶段,经验主义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拉扎斯菲尔德不止一次表示过在其研究中引进批判视角的强烈愿望,而且正是“拉扎斯菲尔德想要把批判理论与实证的社会研究结合起来的方法论上的愿望,促成了洛克菲勒提供资金的广播研究项目对阿多诺的雇用。”(莫里森,2004:165)另一方面,相比于经验主义的发展路径,理性主义传统的分化显然更为复杂。尤其到了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对启蒙理性的总体拒斥已经使得其自身的理论逻辑发生了反转,这在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那里更得到了体现,法兰克福的学者通过对理性的全面反思,试图说明整个以理性为主轴的西方工业文明的荒谬。而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批判理论的规划也远没有形成对传播学的系统研究。即便我们把代表两者的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合作考虑在内,批判理论与经验主义理论实质的交锋也远未形成,在批判理论的视域里,经验主义被隐藏在整個理性主义的身后,而除了阿多诺之外,法兰克福的其他学者尽管身在美国,却也似乎对美国式的大众传播研究缺乏热情。^① 这样看来,仅仅认为批判理论只是针对经验主义范

^① 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学者中,真正系统介入传播研究的只有洛文塔尔,标志是其《传播哲学论稿》的出版,而其他代表学者诸如本雅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虽然在其著作中存在与传播学契合的论域,比如本雅明讨论艺术品的传播问题以及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经典论述。然而在笔者看来,那也只是他们哲学思想在现实层面的关照,而并非他们所真正关注的核心问题。另外,从研究路径上看,这些讨论也远不能归类在美国早期大众传播研究中,一方面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路径迥异于美国,阿多诺等人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是内嵌于其反启蒙理性的哲学思想中的,另一方面,对比四大奠基人的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对传播问题的关注远远不够系统,更像是片段式的观点综述。基于以上原因,笔者不认为法兰克福学者的工作可以被放在美国早期大众传播研究的框架中讨论。

式的批判显然有些“大材小用”。

由此,我们不得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历史机缘和思想诱因,使得批判理论进入传播学的学科话语,成为传播学学科领域的主要的理论范式,并且逐渐在与经验主义范式的交锋在二元对立的学科格局中占据自身的位置,这个便是本文所着力阐释的核心问题。

二、历史的回眸:批判理论进入传播传播学学科话语的历史进程

(一) 失败的合作:一次历史误解的澄清

1934年,被纳粹强行关闭的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通过P·F·拉扎斯菲尔德R·林德的帮助,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批判理论,这一自诩继承了马克思某种批判立场的理论得以有机会进入美国学者的视野。1938年,T·阿多诺加入拉扎斯菲尔德在新泽西的纽瓦克广播研究项目,并负责其中的音乐研究部分,然而,如马丁·杰伊所言:“到了1939年底,洛克菲勒基金会检查对无线电研究计划的赠款时,音乐研究在其预算中被取消了。”罗杰斯也认为,就这次事件来看“经验的学者和批判的学者在广播音乐方面的尝试性合作是以不成功而告终。”(罗杰斯,2005:96)

不少传播学者认为,这一次合作的失败表明了两大范式在理论根基上的对立,而加之后来阿多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这一时期成了二元对立格局形成的历史起点。然而在我看来,普林斯顿广播项目的合作看似是两种理论视角融合的失败,实际上却更像是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在性格上和研究立场上的分歧。虽然拉扎斯菲尔德在研究上坚持经验主义的量化方法,但另一方面,拉扎斯菲尔德并不仇视理论,其与默顿成功的合作就是明证,他在与阿多诺合作的初期,甚至乐观地认为,批判理论的视角会为其琐碎的社会研究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拉扎斯菲尔德很明确地坚持科学的社会研究需要多样化的方法,同时希望磨蚀掉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局限的学科边界,建立一个更为完备综合的整体。”(莫里森,2004:146)而反观阿多诺,他也并非从一开始就全面拒斥广播项目,至少在研究初期,他也

承认流行音乐的研究有助于完善其对文化工业的理解。尽管对阿多诺来说,在这样一个团队中,其社会批判的理念发挥的空间并不很大,“他还是扮演起以经验为依据的社会学家的角色,当他做了他第一批自然是粗糙并且缺少系统的采访后,感到极大的满足。”在之后的研究中,阿多诺在《社会学研究杂志》中发表了一系列成果,这些成果,也为日后他对于文化工业的批判积累了经验素材。但广播项目的合作终究是失败了,大卫莫里森认为,“阿多诺由于对广播研究项目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拒斥以及为人的傲慢而离开项目,他不反对研究受众,但不相信刺激物中发现的社会含义包含在反应中的含义具有一致性。”(耶格尔,2007:141,185)而奇怪的是,多年以后,当阿多诺主持完成《权威人格》的研究后,他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恰恰是他在广播项目中所极力反对的量化的实证法。由此观之,阿多诺反对的也许并不是实证的量化方法,而是把非标准化文化和作为总体的受众作为量化的对象。而与此相反,作为结果性显现的人格却是可以化约为测量的指标进行量化处理的。

有学者进而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者也并不完全排斥实证研究,阿多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分歧实质上是价值观和研究立场的分歧。(胡翼青,2010)拉扎斯菲尔德的学生曾经这样回顾拉氏的作风:“他脑子里永远有做不完的研究;可是他时间有限,只能做一部分,因此他不断物色别人来做他没时间做的。然而,他要的是能做他的延伸的人,将题目交给一个研究生或同事以后,他不能放手让那个人依自己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问题。相反的,在理论上,在方法上,仍坚持己见,要求别人照他的意思去进行研究。”(Robert·K·Merton等,1987:224)而如马丁杰伊所言:“认识阿多诺的很少有人怀疑他的杰出和想象力,但也更少有人发现他是一个容易合作的人。”(马丁·杰伊,1996:255)试想,当拉扎斯菲尔德这样的作风遇到性格执拗高傲的阿多诺的时候,二人性格上的冲突和研究追求上的分歧便会被无限地放大。然而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合作的失败并没有影响拉氏整合批判理论的愿望,也没有证据表明法兰克福学派和经验主义

阵营的其他学者卷入了二人的纷争。“与人们习惯性的看法不同,哥伦比亚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不但没有什么根深蒂固的矛盾,而且还有着深厚的友谊,曾经在体制上还有过合二为一的可能。”(胡翼青,2010)

综上,这次合作的失败更多像是拉扎斯菲尔德和阿多诺在研究立场和性格上的分歧而并没有构成经验主义与批判理论的实质的理论交锋。那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结论,这次失败的合作并不是二元对立框架的肇始。

(二) 传播学的初创时期与批判理论的引入

对传播学学科化贡献良多的威尔伯·施拉姆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开端》(1997)一书提出了四大奠基人的著名论断。在这本书中,法兰克福的学者并没有作为传播研究的奠基人的身份出现。诚然,按照施拉姆的标准,这些学者的确难以作为奠基人被施拉姆承认,那是由于“他关于传播学奠基人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定量研究。”(胡翼青,2007)但是即便在奠基人的奠基人中,施拉姆也完全没有要把法兰克福学派拉入传播学的意思。相比之下,另一位为传播学学科话语奠定做出了不逊于施拉姆努力的罗杰斯则要宽容许多。在其著作《传播学史》中,罗杰斯把法兰克福学派作为传播研究的欧洲思想源泉加以评述。罗杰斯还是敏锐地看到批判学派与经验学派在传播研究中的分歧,这种分歧对于传播研究的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可惜的是“这一冲突使得批判学者为传播研究提供的有趣线索未能得到从经验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策略入手的探讨。”(罗杰斯,2005:109)既然在大众传播研究兴起的初期以及学科奠基人施拉姆那里,批判理论都没有形成足以与经验主义在传播学领域抗衡的态势,即便有所分歧,那也只是微弱的理论论争,而远没有形成今天这般二分天下的格局。那么我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结论,传播学二元对立的框架是被后来学者建构并加以阐释的结果。那么又是谁在什么时候关注到批判理论对于传播学的意义便成为一个有趣的问题。

基于施拉姆等人的努力,传播研究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步确立了经验主义范式的主导地位。此时的传播研究似乎正沉浸在方兴未艾

的勃发时期,但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却远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太平。以C·赖特·米尔斯为代表的美国社会学者在五十年代站在了批判社会科学研究中抽象经验主义倾向的潮头。在米尔斯看来,抽象经验主义者对方法的刻意追求使得社会研究变成了经过“统计仪式的程序操作”。抽象经验主义者死抓住“研究程序中的一个结合点,让他迷住了自己的心窍。”(米尔斯,2005:54)经验主义的危机在传播研究领域也并非完全没有表现,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社会科学界对拉扎斯菲尔德这样的专家型学者的批评上,这多半还是由于其在三四十年代主持的一系列行政研究项目并没有能够成功地解决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念与指标的关系,正如其学生科尔曼所言,“在社会科学里,解释观念的形成,解析理论观念和其实验指标的关系,是一门近于科学的哲学的学问,拉氏在这方面曾做过几次努力,但始终很不成功。”(Merton,1987:212)

而到了1959年,伯纳德·贝雷尔森在《公众舆论季刊》上撰文,宣称由于四大奠基人已经逐步退出传播研究的领域,而在这个领域,可以与先驱媲美的创新观念和知识权力中心并没有出现,传播研究似乎已经到达了高点而踟蹰不前。(Berelson,1959)一边是对经验主义范式的批评,一边是对传播研究领域历史与现状的悲观预计。在双重合力的夹击下,美国传播研究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不得不开始一段对于经验主义范式和传播学科自身反思的征程。1973年,美国学者马丁·杰伊出版《辩证的想象——法兰克福学派和社会研究所的历史》一书,全面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的历史和理论沿革。而这一时期,美国社会学界围绕批判理论的争鸣正如火如荼。也正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开始进入传播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学派提倡的研究思路与方法,承继了批判理论源自欧洲的文化视角和批判立场,使得其被一并划入批判理论的阵营加以讨论。“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得重新评估社会情况的努力也开始露头,文献显示有人抵抗传统的姿态,说明其他传播研究视角是可以成立的。日益增多的批判研究发表在各种学刊上,一些大学

还开设了批判性的媒介研究课程。”(哈特, 2009:143)文化研究的出现,也相应地为批判理论的范式在传播研究领域的确立提供了大量的研究范例和实践成果,使得早期批判理论在传播研究的领域仅仅展现为一种理论规划和理论视角的现象大为改观。1984年,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洛文塔尔出版《传播哲学论稿》。在笔者看来,洛文塔尔简直可以称得上法兰克福学派中的真正系统关注传播问题并为此发表专著的第一人。此时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才称得上是真正系统地介入了传播研究的领域。同年,《大众传播的批判研究》杂志在美国创刊,这是美国第一本以“批判”冠名的传播学专业杂志。我在这里并不能完美地描绘一张批判理论在美国传播研究领域的知识地图,但显而易见,到80年代,无论从研究成果,还是美国传播研究的发展态势来看,作为批判理论的源头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日益衰落,但自诩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立场的哈贝马斯和文化研究学者却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丰富了批判理论的理论话语,并且真正使得批判理论作为传播学科框架内的一个主要范式得以确立。

三、传播学的理论危机 与科学性证明的需要

当我们在回顾美国传播研究的历史时不难发现,那些真正致力于引进和阐释批判理论的学者都是伴随着经验主义的危机而粉墨登场。哈诺·哈特在《传播学批判研究》一书中这样描述美国传播学的困境:“它未能理解并克服自身思想史的局限,不仅未能解决已然站稳脚跟的传播学科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而且未能认识到激进思想的潜力。”(哈特,2009:143)

甚至很少对传播研究的前景担忧的施拉姆在学术生涯的晚期也表达了对传播研究未能提出核心理论的失望。换言之,经验主义真正的危机并不在于其思想本身作为一个主导理论范式话语权的危机,而在于其所依赖的实证倾向的研究方法未能如结构功能主义者所设想的那样发展出理论,正是对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不能生产

出普遍理论的担忧促使希望挽救传播学学科地位合法性的学者产生寻求其他理论视角的最初动机。把批判理论引入传播学学科视野所要完成的也正是这样一个任务:为法,如胡塞尔所说传播学生产出足以支撑其合法地位的理论。

经验主义范式的危机催生了对新的理论视角的需要,而批判理论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发掘进而被书写进传播学的历史中。我们在这里需要继续关注这样一个问题:理论为何对于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如此重要。

“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理论是关于某一主题的命题总汇,这些命题彼此紧密联系,其中似乎只有几个是基本命题。与结论相比,最高原理的数目越少,理论就越完善。理论真正的有效性就在于派生命题是否符合实际。”(霍克海默, 1997:167)。这是霍克海默对于传统理论的描述,这基本如实地描述了当代学者对于理论的主流看法,如胡塞尔所说,理论是一个“完整而封闭的科学命题体系。”(胡塞尔,1929:89)任何一门成熟的科学,必然有一套或数套足以部分解释该学科核心问题的理论或理论范式。这已经成为评判一个学科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在经验主义者那里,理论的基本命题应当是从经验素材中归纳出来的,但逻辑实证主义提供给经验主义者的一套看似有效的方法论却未能使传播研究生产出真正像样的核心理论,更不要说理论范式。这种理论的匮乏使得传播研究学科化的进程遭遇了巨大的阻力,而正如上文所说,不论是批判范式的引进或是对经验主义自身的反思无疑都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生产足以支撑传播学合法地位的核心理论。这种理论将有必要在逻辑上必然能够发展为一个优于其竞争对手的范式,而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库恩,2003:10)

科学性证明带来的另一个明显的潜在好处便是那些依附于大学传播研究机构有了存在的合法依据。“知识的机构化是典型,核心的欧洲式态度,每个在德国或者奥地利拥有一定地位的学者都会有自己的机构;而拉扎斯菲尔德把这样的态度也带到了美国。”(莫里森,2004:116)正是拉扎斯菲尔德的努力,使得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的“应用社会研究局”成为“就定量方法而言,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罗杰斯,2005:255)传播研究的机构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好处,首先,是源源不断的研究资金,在研究局顶点时,每年的预算近100万美元。其次,研究局从1937年至1960年,出版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丰富成果。科尔曼在总结拉扎斯菲尔德成就之时说到:“这个研究所的建立,树立了在大学里以研究中心的方式从事大规模研究的规范,之后,许多类似的研究中心在美国以及别的国家纷纷成立。在大学里成立这一机构,由基金会、工商业公司、工会、乃至政府提供经费,做大规模社会研究这个设想,是拉氏始作其俑。”(Merton,1987:210)

应用社会研究局的成功,成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效仿的范本,诸如此类的研究机构在美国各个大学纷纷建立。但伴随着经验主义范式在美国社会科学领域遭遇的危机,此类专注于行政研究的机构也遭受了信任的危机。如果这些自称为科学的研究机构不能为理论的产生做出贡献,那么其与那些战后兴起于美国的商业性质的社会调查和民意调查机构的区别将微乎其微。理论的匮乏将很可能导致这些依附于大学的传播研究机构失去生存的空间,而与此相伴随的将是这些依靠传播研究为生的学者的生存问题。而这对于拉扎斯菲尔德所倡导的行政研究来说,将是致命的打击。

在这样信任危机和生存危机的夹击中,传播学需要借助新的理论视角为自己的科学性和作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合法性做出证明,以此来换取学科信任的重建和进一步的发展机会,这便促使传播学的专业意识形态开始寻找来自欧洲的成熟理论范式来挽救自身的危机。而批判理论区别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对总体社会趋向的关照为孕育非单纯归纳可产生的普遍理论保留了希望。而理论的生产关系到传播学自身科学性的证明,只有传播学作为一门成熟科学的地位得到承认,那些依托于大学的传播研究机构和研究者们才能凭此在美国的社会科学界占据合法席位。这也便是批判理论进入传播学视野的历史根源。

四、意识形态的选择: 批判理论与美国实用主义的契合

那么这就自然过渡到我们必须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批判理论而不是其他理论视角被后来传播学者发掘并作为挽救经验主义范式危机的理论探索加以书写。在美国大众传播研究兴起之初,历史确实给予批判理论进入该领域的契机,一个就是广播研究项目,这个研究项目的失败促使后来看到经验主义范式危机的学者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早期大众传播研究中,各种理论视角的整合和意识形态的合流都获得了成功,只有批判理论非但没有被整合进经验主义的范式中,而且还义无反顾地呈现出一种对抗者的姿态,必然有着批判理论自身的某种理论特质支持着批判理论作为不苟同于经验主义范式的理论地位,那么这种特质是否可能是催生传播理论的突破口。

而另一个契机就是拉扎斯菲尔德那篇著名的论文《论行政的和批判的传播学》,在这篇文章中,拉扎斯菲尔德刻画了传播研究中二元对立的早期面貌,并且给后世的研究提供了关注批判理论的可能性。拉扎斯菲尔德指出,“批判研究”是作为行政研究的反对意见提出的,它认为在确立奉行哪种目标之前和之外,大众传媒的总体效用应该得以研究。”(Lazarsfeld·P·F,1941)但可疑的是,拉扎斯菲尔德把自己的研究称作“行政研究”,显然更多地考虑的是研究目的的现实指向而非对待研究问题和研究对象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分歧,所以这样一厢情愿的划分显然并不是出于理论分歧的考量,而带有几分目的先行的色彩,显然是违背学术分歧的应有之义。

然而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即便有了这样的历史契机,批判理论也并没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范式发生实质的理论论争,那么在我看来,选择批判理论作为挽救传播学理论危机的理论范式的真正原因在于早期批判理论的理论立场与美国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相互契合。

按照霍克海默的设想,批判理论应当是立足于现存的社会制度之外,去探讨生存与现有社会

制度中的特定个人与社会理性框架之间的互动关系,它是批判性的,是历史性的,是实践性的,是与传统形式理性主义相对立的社会研究理论,他并不直接面对已有的社会经验,但也强调对社会实践的参与与批判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批判理论反而区别于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而更接近于实证主义的理念。"实证主义第一个对如下事实做了系统化的表述,即对于当代人来说,经验的中心已转移到经济-社会领域,这就是实证主义的世俗取向;另一点是,实证主义对于经验实在的推崇使得纯粹思辨形式的形而上学不复存在。"(曼海姆,2004:19)换句话说,批判理论和实证主义一样都站在了纯粹理性的对立面,而这一点,也正符合美国社会科学的意识形态取向。美国传播学的研究从草创时期就秉持了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早期传播研究者如拉扎斯菲尔德等人重经验,轻思辨的方法论把传播学推向了理论生产的困境,而寻求一种表面上看来继承了欧洲思辨传统的理论来挽救传播学的危机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美国的实用主义传统却从根本上排斥这种把理论与实践割裂的思辨传统,正如"杜威强调指出,观念思想理论都只不过是一些假设,既不是先验论者所说的那种先天的理性原则,也不是反映论者所说的那种客观世界的主观映像,而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实际目的而设计的工具。"(涂纪亮,2000:141)杜威的观念正反映了美国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只有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下指导下,科学研究才有可能为完善美国民主实践的实用目的而服务。正如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杜威所宣称的那样:"如果民主是一种严肃、重要的选择与偏好,那么,它的合理性将很快被民主本身所催生出的智慧所证明,这种智慧的合理性也将很快被其本身所催生除恶的更优良的社会制度所证明。"(维希布鲁克,2010:155)正是在这样思想的指导下,美国的学术研究并非简单的理论生产,而一定要为美国的社会实践提供实用指导。正是在这样意识形态的选择下批判理论才被选入这个"智慧"的阵营。美国的大众传播研究从诞生之日起便无法摆脱浓重的意识形态性,拉斯韦尔正是藉由研究宣传进入传播领

域,而拉扎斯菲尔德的行政研究更是无法摆脱美国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随着传播研究学科化的历程的逐步展开,传播研究的理论追求和其始终遵循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便愈发的暧昧。正如福柯看到的那样:"一个话语在进行自我修正、纠正谬误、加速自身形式化时,并不必然同意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而意识形态的作用也不随着严密性的增长和差错的消失而减少。"(福柯,1999:207)

简而言之,批判理论之所以能够被纳入美国传播学界的视野,必有这个前提作保证,那就是批判理论并不会脱离美国社会的实践而堕入纯粹形而上理论规划的空中楼阁,不管对于社会的立场是赞许或是批判,但至少是对完善民主实践有益的尝试。美国实用主义的国家哲学和早期批判理论在理论立场上的契合性使得批判理论而不是其他来自欧洲的理论范式得以进入传播学的视野,这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和社会立场的实用主义意识形态选择的结果,而被选择后的批判理论也丧失了自身的理论繁殖力,加之批判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自身理论逻辑的终结,注定了被选择后的批判理论无法成为拯救传播学的灵丹妙药。

五、结语

当我们经过这样的思考以后再来反思我们所要解释的核心问题,即批判理论为何被书写进传播学的学科话语并成为经典传播学的主要理论范式。便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

批判理论是在双重合力的选择下进入了传播学的学科话语,第一重力量来自学科内部专业意识形态对自身学科科学性证明的需要,而另一重力量来自作为美国社会总体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这事实上是一个矛盾的境地,一方面是科学性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意识形态的选择,但正如福柯所言:"意识形态不排斥科学性。只有极少数像临床话语或者经济政治学的话语才如此重视意识形态,因此对它们的陈述整体挑错,指出其矛盾之处,缺乏客观性,这是没有足够理由的。"(福柯,1999:207)然而,我们也必须承

认,在这里科学性的需要也表现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即专业内部的意识形态需要,正是在这样看似矛盾的双重合力作用下,批判理论最终被拉入了传播学的学科话语,并为这个学科的成长注入活力。

经过以上的讨论,再来强调经验主义和批判理论的二元对立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二种范式都是美国传播研究行政取向和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的产物。而聚集在批判理论阵营中的各种理论景观发展至今日,都是在为传播学学科话语的合法化贡献力量。但是传播学学科话语中的批判理论毕竟已经是被选择后的结果,这种选择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经验主义和传播学自身认识和弥补科学性的危机,但正如我们上文所提到的,批判理论作为一套源自欧洲理性传统的反思性思想系统,其自身有着区别于旧式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理论逻辑,早期的批判理论着力于批判形而上的理性主义传统,而到《启蒙辩证法》之后则转向对整个启蒙理性的批判,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批判理论自身的理论逻辑也最终走向终结。这也注定了被选择后批判理论在双重的理论割裂中无法生产出足以证明传播学学科科学性的普遍理论。

意识形态的选择看似完美地解决了科学性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而实际上却不能真正挽救传播学自身的学科危机,这也正是批判理论的实用性的局限所在,而这种意识形态机制选择后的理论也永远无法突破这种局限,而这种局限反过来使得传播学的学科话语成为一个自相矛盾的封闭体系。然而批判理论诚如马丁·杰伊所言:"其核心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如果以为它是封闭的体系,就会扭曲它本质的开放性、探索性及未完成性。"(杰伊,1996:91)作为传播学边缘角色的批判理论只能不断在其大旗之下吸收更多带有批判色彩的理论视角,而这些批判理论的阐释者们也在不遗余力地言说批判思想的理论意义。虽然批判理论的开放性使得其理论场域呈现了一种极端多元的状态,然而"在广义上,批判性思想囊括了所有全力投入到分析大众文化,商品信息和被管理的 信息的效果

的各种研究立场。因此,将所有这些研究立场归入唯一和同一门类之中的做法是霸道的。"(米耶热,2008:28)

然而如果我们不能在纯粹知识的角度,排除实用主义预设价值的干扰,重新审视我们那些舶来的理论范式,并且从传播本真的意义出发,建构完整的批判性理论链条和理论逻辑,而仅仅选择那些偏向意识形态的理论路径,那么传播学的科学性证明将可能永远只是自欺欺人的幻景。

[参考文献]

- [1] Wilbur. Lang. Schramm, Steven H. Chaffee, Everett M. Rogers (1997).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 A Personal Memoir*. New York: Sage Publication. .
- [2] Bernard. Berelson (1959). *The State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23).
- [3] Lazarsfeld . P . F (1941). Remarks on administrative and critic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Studies in Philosophy and science* , (9).
- [4] 郭庆光 (1999). 传播学教程.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Guo, Qingguang (1999). *Communication Guide*.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5] [英]安东尼肯尼 (2007). 牛津西方哲学史 (韩东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Kenny, Anthony (2007). *The Oxford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Trans. By Han Donghui)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6] [美]大卫·E·莫里森 (2004). 寻找方法—焦点小组和大众传播研究的发展 (王宁,柯惠新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Morrison, D. E. (2004). *The Search for A Method: Focus Groups and the Communi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Trans. By Wang, Ning and Ke, Huixin). Beijing: Xinhua Press.]
- [7] [德]格伦茨·耶格尔 (2007). 阿多诺:一部政治传记 (陈晓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Jager, Lorenz (2007). *Adorno: Eine Politische Biographie*. (Trans. By Chen Xiaochun).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 [8] [法]米歇尔·福柯 (1999). 知识考古学 (谢强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Foucault, M. (1999). *Larcheologie du Savoir*. (Trans. By Xie Qiang and Ma Yu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9] [法]贝尔纳·米耶热 (2008). 传播思想 (陈蕴敏

-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Miège, Bernard (2008). *La Pensée Communicationnelle*. (Trans. By Chen Yunmin). Nanjing: Jiangsu Renmin Press.]
- [10][美]马丁·杰伊(1996). 法兰克福学派史(单世联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Jay, Martin. (1996). *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A History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and the Institute of Social Research 1923 - 1950*. (Trans. By Shan Shilian). Guangzhou: Guangdong Renmin Press.]
- [11][美]罗伯特·B·维斯布鲁克(2010). 杜威与美国民主(王红欣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Westbrook, Robert B. (2010). *John Dewey and American Democracy*. (Trans. By Wang Hongxin).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12][美]哈诺·哈特(2009). 传播学批判研究——美国的传播、历史和理论(何道宽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Hardt, Hanno (2009). *Critic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Communication, History and Theory in America*. (Trans. By He Daokuan). Beijing: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 [13][德]卡尔·曼海姆(2002). 卡尔·曼海姆精粹(徐彬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Mannheim, Karl. (2002). *The Essence of Karl Mannheim*. (Trans. By Xu Bin). Nanjing: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 [14]涂纪亮(2000). 美国哲学史(第二卷).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Tu, Jiliang (2002). *American History of Philosophy (Issue. 2)*. Shijiazhuang: Hebei Educational Press.]
- [15][美]托马斯·库恩(1980). 科学革命的结构(李宝恒译).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Kuhn, Thomas. (1980).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 (Trans. By Li Baoheng). Shanghai: 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 [16][美]Robert·K·Merton 等编(1987). 美国社会学传统. 台北: 巨流图书公司. [Merton, Robert K. & Riley, M. W. (1987). *Sociological Tradition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Trans. By Chen Yaozu). Taipei: Juliu Book Company.]
- [17][美]C·赖特·米尔斯(2005). 社会学的想象力. 北京: 三联出版社. [Mills, C. Wright. (2005).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Trans. By Chen Qiang and Zhang Yongqiang).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18]胡翼青(2010). 知识分子抑或专家: 传播学二元对立框架的背后. 国际新闻界, (4). [Hu, Yiqin (2010). Intellectual or Expert: Behind the Framework of Binary Opposition for Communic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4).]
- [19]胡翼青(2007). 传播学四大奠基人神话的背后. 国际新闻界, (4). [Hu Yiqin (2007). Behind the Myth of Four Founders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4).]

[责任编辑 周岩]